

1338. 122

L33

新加坡—李庆年 著

马华

旧体诗演进史

李庆年 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

(1881 ~ 1941)

[新] 李庆年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5 印张 19 字数 442,000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25-2428-0

I·1243 定价 50.00 元

前言

一、研究的范围与资料

1. 研究的范围

1919年10月,马华新文学诞生,取代了旧文学的地位。自此以后,人们就集中精神于新文学而忽略了旧文学,数十年来,几乎没有人对它进行任何评价。马华旧文学是华族整体文学不可分割的部分,它是华族文化中承前启后的一道桥梁,因此,我们是有必要整理这批文学遗产的。

现存的马华旧文学资料有散文、小说、诗、词、曲、民谣等形式。它们几乎都是保存在旧报纸中,而仅有极少部分刊印成集。在所有的资料中,旧体诗的数量最大,持续的时间最久。马华新文学诞生后,旧体诗仍然一枝独秀,活跃于文坛,甚至到了今天,还可见到它的踪影。这种比较特殊的文学现象,是值得研究的。因此,本文以旧体诗作为马华旧文学研究的对象,除了研究作者与作品外,同时也研究旧体诗的演进历史。

本文对于马华旧体诗所下的定义是:凡是创作于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旧体诗,就称为马华旧体诗。由于马华旧体诗的作者都是从中国南来的,所以论文中的马华旧体诗作者的身份,不以出生于何处作为划定依据,而是以作者曾经在新、马居住或逗

留过作为凭藉;更清楚地说,就是以作者曾经在新、马进行创作作为凭藉。

根据上述定义,马华旧体诗作者的身份是一致的,而且不会像马华新文学那样有着“中国作家”和“马华作家”的争论性问题。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马华旧体诗的演进历史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延伸部分;但是从独立的文学现象来看,它却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相信作家有创作的自由,不过无论在任何历史阶段,在任何地域或空间,这种自由必须与民族、社会、文化紧紧联系,密不可分。马华旧体诗是殖民地时代华族社会的精神产物,是华族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真实记录,是今天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社会的共同文化遗产。

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分为两方面:一是时间范围,一是空间范围。马华旧体诗虽然是从中国传播过来的文学形式,打从开始,它的写作技巧或表达方式都可说是成熟的,然而在内容上却有所不同,即使是同样的题材,观点也会互异。当然,就创作的内容来看,马华旧体诗在时间与空间这两个范围内仍和中国关系密切。不过就创作的地域来看,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应该是专指新、马两地而说的。随着华族社会的不断扩大、巩固,马华旧体诗的内容也日渐丰富,而浓郁的南洋色彩,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特色,我们所谈的时间范围与空间范围,是就新、马两地而说的。

(1) 时间范围

在中国的古籍中,描述新、马两地情景的旧体诗是不少的。远自明朝正统元年(1436)开始,费信《星槎胜览》中的《满刺加国》、《九州山》、《龙牙犀角》、《龙牙门》、《彭坑国》诸条,都附有吟咏新、马风物民情的诗篇,这是至今所见的最早作品。兹录之于下:

满刺加国

满刺村寥落,山孤草木幽。青禾田少种,白锡地多收。
朝至热如暑,暮来凉似秋。羸形漆肤体,椎髻布缠头。盐煮
海中水,身居栅上楼。夷区风景别,赋咏采其由。^①

九洲山

九洲山色秀,远见郁苍苍。四面皆环海,满枝都是香。
树高承雨露,岁久表桢祥。采伐劳天使,回朝献帝王。^②

龙牙犀角

遥望兹山势,龙牙犀角峰。居民如蚁附,椎髻似猴容。
汲海盐煎雪,悬崖蜜缀蜂。布稍围体厚,秣米造浆浓。气候
常同夏,林花不较冬。问安行礼节,千载见遗风。^③

龙牙门

山峻龙牙状,中通水激湍。居人为棹易,番舶往来难。
入夏常多雨,经秋且不寒。从容陪使节,到此得游观。^④

彭坑国

嗟彼彭坑国,温和总是春。伤生在求福,刻木惯为神。
尊敬惟从长,催科不到民。焉知施礼乐,立教序彝伦。^⑤

明朝曾经进行大规模的海上活动,为时很久,参与的人员众多,这一类作品相信散失不少。从汉朝开始,史书上就有关于南洋的记载。宋、元、明三个朝代,更有记载南洋的专著出现,例如赵汝适的《诸蕃志》、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巩珍的《西洋番国志》、马欢的《瀛涯胜览》。不过却没有一本像费信的《星槎胜览》载有关于新、马的旧体诗。在清朝,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有关外交、考察、游历、招商、劝学等活动频频增加,而海禁开放,移民外涌,各地流寓之士陡增,都是推动旧体诗的动力。清朝与新、马有关的旧体诗作品可见于斌椿的《海国胜游草》、王芝的《海客日谈》、左秉隆的《勤勉堂诗钞》、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

丘逢甲的《岭云海日楼诗钞》、邱菽园的《菽园赘谈》、《五百石洞天挥麈》、《啸虹生诗集》、《菽园诗集》、许南英的《窥园留草》、杨云史的《江山万里楼诗词钞》、陈宝琛的《沧趣楼诗集》、康有为的《康南海先生诗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郑观应的《郑观应集》等著作。而流散佚失的更难以计算。

辛亥革命以前,同盟会会员在新、马十分活跃,并且与保皇党人展开激烈论争。他们之中如胡汉民、尤列、居正、胡伯骕、汪精卫等,都留下不少诗篇。辛亥革命以后,在长期的反军阀统治斗争中,马华旧体诗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发挥了教育民众的作用。在这期间,许多南来的知识分子以旧体诗为武器,揭露与鞭挞形形色色的军阀。

马华旧体诗在国、共内战时期,表现得十分低沉。这两股政治力量的对抗,在华族社会中产生了分化作用,旧体诗中经常流露出无奈、颓丧的情感。到了1927年,蒋介石进行清党运动后,大批知识分子南来,又给马华旧体诗注入了生命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对马华旧体诗是一次重大的考验,面对民族危机,旧瓶不能装新酒,必然会被时代所抛弃。在抗日宣传方面,它虽然不能像马华新文学那样负起广泛号召民众的任务,但却也尽了共赴国难的责任。在新、马沦陷之前,颇有佳作出现。

虽然远自明朝就有了关于新、马描述的旧体诗,但是我们无法肯定这些作品是否作者在当地创作的,因此在时间范围方面,不能说马华旧体诗起源于十四世纪的明朝时代。真正确实可靠的开始,是清朝时代曾经到过新、马的知识分子在当地所作的诗篇,以及《叻报》与其他报纸刊物所刊载的作品。报纸刊物上的诗篇绝大部分是在当地创作,在当地发表,可以视为研究的有力凭据。《叻报》创刊于1881年,可惜的是,这份报纸的前六年资料(1881—1886)已经散失,保留下来的是从1887年开始。然而,

由于一些诗人例如左秉隆早在 1882 年已经在当地进行零星创作,斌椿、王芝等人就更早,为了规范起见,本论文是以《叻报》创刊的年代 1881 年作为上限。

自 1881 年到 1941 年日军南侵的 61 年中,新、马两地总共出现过近 40 种中文报纸。这些报纸的维持时间有的如昙花一现,有的三五年,有的十多年,也有的达数十年之久。由于战火的破坏与收藏的忽略,许多报纸已经无法见到,而留存下来的还有 22 种,保存着丰富的旧体诗资料。报纸的出现,使旧体诗有了发表的园地。过去诗人诗作成集后藏之家中,或者只给友侪传阅而容易散失的问题,这个时候才得到解决。同时,通过报纸上发表的作品,可以探讨马华旧体诗随着时间的进展,在不同阶段演变的情况。由于本文以报纸中的旧体诗资料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的时间范围就以新、马第一份中文报纸《叻报》的现存资料的年代 1881 年为开始,迄至新、马沦陷,各报纸都停刊的 1941 年年底为止,总共是 61 年,跨越半个世纪。在这段时期的一些个人著作与杂志刊物的资料将作为辅助参考。从 1941 年至 1945 年,中间共有三年零八个月是新、马沦陷时期,旧体诗的活动完全停止。1945 年和平之后,旧体诗的活动虽然大不如前,然而一些作者将沦陷时期的稀少作品以及回忆之作发表在报纸上,或刊印成集,颇能补嵌三年零八个月的空白。大战之后,旧体诗逐渐成为报纸副刊的点缀品,可是它却独处一隅,余韵未了,影响仍在。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将研究的实际时间与范围,推展到 1950 年。

(2) 空间范围

本文的空间范围以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为主体,研究的对象是在这主体上创作的旧体诗。根据过去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客观现实,我们所研究的对象都是殖民

地时代的产品,是在同一个环境中的产品,因此,本文的题目中所称说的“马华”指的是“马来亚华人”;行文中所称的“新、马”是华族社会中的习惯说法,即指“马来亚”(包括新加坡)。这个空间范围并无排斥今天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两个独立主体的事实,而华族旧体诗的客观存在,却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文化遗产。

马华旧体诗的空间范围以新加坡为最重要,原因很简单,因为新加坡是华族文化与教育中心,人文荟聚,新、马第一份中文报纸《叻报》就在这里诞生。除了《叻报》之外,前前后后一共还有 16 种报纸,它们是:《星报》、《天南新报》、《日新报》、《总汇新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南侨日报》、《振南报》、《国民日报》、《新国民日报》、《南铎日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中南晨报》、《民国日报》与《星中日报》。我们注意到,在这 17 种报纸中,每一种都有旧体诗资料,有些甚至每天刊登,数量之多,令人惊诧。如果按照地域的习惯划分,新加坡是属于南马区的代表,檳城属于北马区的代表,而吉隆坡就是中马区的代表了。檳城开埠于 1786 年,华族移民较早到来,可是它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檳城新报》是在 1895 年创刊,较《叻报》迟了 14 年。《檳城新报》的旧体诗资料不少,而且年代久远,能够让我们看到旧体诗在当地的演变。除此之外,檳城还有《光华日报》和《南洋时报》。《光华日报》创刊于 1910 年,然而可惜的是,前 17 年的报纸已经散失,保存下来的是从 1927 年开始。吉隆坡是商业文化中心,仅存两种报纸,即《益群日报》和《新益群报》,其余报纸都已经佚失了。

新加坡与檳城是南北两个华族社会、经济与文化中心,南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集中在这两地。善于写诗的人,不论是长久居住,或短暂逗留,或多或少都留下诗篇。新加坡的《叻报》和檳城的《檳城新报》对于刊登旧体诗的工作是不遗余力的,当然,

其余 20 种报纸也都尽了力量。《叻报》的出版时间长达 52 年(1881—1932),扣除佚失的前 6 年资料,还有 46 年的资料;《槟城新报》的出版时间长达 47 年(1895—1941)。这两种报纸就已经统括了战前马华旧体诗演进的历史时间,再加上另外 20 种报纸,从整体上来说,马华旧体诗的演进没有间断过。中马地区的吉隆坡资料虽然不多,但是并不会出现南北重、中央轻的情形,因为从各报纸资料显示出这样一个现象,由于当时是殖民地时代,新加坡与马来亚半岛各地通行无阻,因此旧体诗作者可以自由往返交流,以致同一报纸经常出现各地作者的作品,这一现象使马华旧体诗的空间范围,更具完整性、统一性。

2. 研究的资料

马华旧体诗的研究资料几乎全都出自新、马的中文报纸。在报纸还没问世之前,即使有人诗作累篇,也往往无法付梓刊行,因此许多作品就难以流传下来。报纸出现之后,保存作品的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本论文的主要资料来源是报纸,但是对于其他刊物与个人诗集,采取有闻必录、可用必引的态度。对于那些散失无迹的作品,我们当然感到十分可惜,现在先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形,作为加深对报纸的珍贵性的认识。

开埠于 1786 年的槟城,在《槟城新报》尚未出版之前,包括旧体诗在内的各种作品,都没有保留下来。邱菽园《五百石洞天挥麈》说:

《槟榔屿志略·艺文志》著录凡十数种,据称皆流寓诸子笔墨。余尝欲致之一室,冀有采录,以广其传。使人入市求之不得,始知皆未刊行本也。^⑥

《槟榔屿志略》是曾经担任《槟城新报》主笔的力钧所著,成书于 1891 年,距离槟城开埠已经有 105 年。查此书的《艺文

志》，各种“著录”共 31 种。邱菽园说“著录凡十数种”，指的是诗文著录，共 14 种。其中与旧体诗有关的有 11 种，即李灼《秩轩诗草》一卷、童念祖《槟城杂咏》一卷，邱显承《诗钞》一卷、林紫雾《学啖莺诗钞》二卷、谢兆珊《宿秋阁诗草》二卷、吴春程《澄怀诗钞》二卷、林振琦《退省别墅诗钞》一卷、林屏周《书隐庐诗钞》一卷、林载阳《槟城竹枝词》一卷、僧心光《槟城游草》一卷、李开三《退省庐题咏》一卷。这些作品完全没有流传下来，原因之一是印刷业还不发达，原因之二是由于“流寓”。流寓之士为了糊口，或者特殊原因而飘泊南来。他们居止不定，心思难安，生活是第一件大事，怎么还有能力将作品付梓刊行呢？邱菽园当时是一位财主兼风雅之士，对此知之甚深。他在《挥麈拾遗》谈到新加坡的流寓之士，情形差不多是一样：

近四五年中，余所识能诗之士流寓星洲者，先后凡数十辈，固南洋荒服历来未有之盛也。今独举其素相亲狎者言之，有如闽县李侶影少尉（季琛）、嘉应黎香孙继尹（经）、海阳许允伯进士（南英）、嘉应张琴柯通守（骧）、侯官叶颂垣编修（芾棠）、闽县林筠台太守（祇曾）等，均已采得其诗，载诸《菽园赘谈》、《五百石洞天挥麈》两笔记。畴曩文酒倡和，云龙追逐，岛中客况，相得为欢。未几而李、黎客死旅邸，许、张、叶、林亦相继归国，服官他省，海天远隔，音讯遂疏。此外如三水邓恭叔司马（家骧）、新安郑藻棠孝廉（文治）、海南陈仪侃征君（继俨）、嘉应陈止瀛孝廉（廷凤）、永福力艾生同年（锵）、嘉应王佐臣茂才（勋），则己亥来岛而始识面者。嘉应王晓沧广文（恩翔）、高要梁紫江孝廉（炳光）、新会梁任甫教习（启超）、海阳家仙根工部（逢甲）、南海康广夏章京（祖诒），虽夙托神交，然迟至今岁，始从把袂。之十一友者，方其先后小住星洲，余得趋陪雅集，时而同窗话雨，时而分树

看花,赌酒弦诗,兴复不浅,使许、张、叶、林四君在远闻之,当亦遥羨星洲坠欢能续乎!曾几何时,而邱君息影故林,郑君远游荷属,中间康、陈、王、梁诸君,则复劳燕东西,行踪靡定。邓君、力君,分道扬镳,遄回闽、粤,云俟明春,始赋重来。而余亦卧病疏慵,畏增物议,杜门却扫,祇解著书,前日豪吟,了不复作。犹幸今雨旧雨,学人才人,如新会林子球(鸿荪)、闽清徐季钧(亮诤)、东莞黎俊民(树勋)、善化秦丽山(鼎彝)四茂才连翩过我,一闻空谷之足音。或旧学商量,或新诗见质,或月旦人物,或风谕性情,皆足起予清谈之兴也。嗟乎!江山有恨,天地无情,孤岛苍茫,诸子落寞,瞻德星于夜半,极芳草于天涯,然又安知千百载后,考古流连,网罗放失者之不想象吾各人于一话一言一觞一咏之末也哉?^⑦

《挥麈拾遗》成书于1901年,他在“近四五年中”所认识的“能诗之士”,是指1897至1901年这段时期,其中除了王恩翔、梁启超、丘逢甲、康有为后来有诗集之外,余者都没有集著。反而是邱菽园将他们的佳作收录在自己编撰的《菽园赘谈》、《五百石洞天挥麈》,以及《挥麈拾遗》这三本书中。邱菽园创办的《天南新报》(1898—1905)更将所提及与未提及的流寓之士的作品刊登其上,替许多无法付梓刊印诗集的诗人保存了作品。由此可见报纸对于保存资料的作用是很大的。

新、马早期的报纸如《叻报》、《星报》与《槟城新报》等,原先是没有固定的旧体诗版位。偶有作品,竟然与新闻同列刊出。随着报纸副刊出现,旧体诗日渐增加,才出现“诗章照录”、“诗稿照录”、“诗联摘录”、“来诗照刊”、“来稿照登”、“词人妙翰”等等,不下十余种名称的“版位”。我们称之为版位,其实是不恰当的。原因是当时的报纸副刊是分门别类,把各种不同的作品归入某

一栏里,因此,这样的小版位应该称之为“栏位”才正确。我们举《叻报》的副刊为例子,它的副刊名称是“叻报附张”,版内分为丛谈、时评、谐谈、谐文、来稿、诗词、诗歌、词苑、告白等栏位,旧体诗属于“诗词”。像这种分类法,是早期报纸副刊的特点。此后多种报纸的情形与《叻报》一样;只有《星报》与《天南新报》一直保留只有栏位而没有版位,可称之为以栏代版。以栏代版的情形于1905年随着《天南新报》停刊而消失。可是版中分栏的情形要等到1927年9月《光华日报》的“光华杂志”出现才消失。这时候的旧体诗是和各种文学作品一齐刊出而不另设栏名。自此之后,各报纸的旧体诗都附刊在一个版位里,偶有设立一小栏,如“南洋诗坛”、“今人诗词选”,也不过是为了将它与新文学作品区别开来。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槟城新报》推出“诗词专号”,有时全版,有时半版。它是新、马报纸中唯一纯粹刊登旧体诗、词的版位,而且总共刊登了335期,前后将近六年时间。除此之外,一些报纸还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就是在一个版位中设立个人或者同人的专栏,刊登系列作品,例如《槟城新报》副刊“无线电”有曾梦笔的“耐菴诗集”;《振南报》副刊有邱菽园编选的“星洲诗词录”。这种专栏对于研究个人与同时期作者的旧体诗带来很大方便,也可视为弥补了一部分没有专集的缺憾。

马华旧体诗所刊登的版位、栏位,一般都是由报社人员负责编辑,但是也有不少外人借用报纸版位而编的刊物刊载旧体诗。这种情形开始于1927年,旧体诗不设专栏,而夹登在新文学作品当中。为了方便论文研究的进行,先将旧体诗资料分布在22种报纸的情形作一番检查与概述:

(1)《叻报》

《叻报》留存至今最早的旧体诗是1887年12月19日所刊登的张汝梅的四首绝句。诗与新闻并列,没有栏名,前面有一篇

小序,我们读之可以感觉到这不是《叻报》最早的旧体诗,而在这之前必定有不少作品,它们已经随着前六年报纸的散失而永远看不到了。兹将小序录于下:

予壮岁采芹,旋经食飢,有故来洋,知音绝少。偶游坝罗,幸遇家赞卿、陈谨愚海楼、李守臣诸君,得联梓里之情,尽领诗人之趣。乃才经聚首,便欲离群,此后海角天涯,益增溯洄之感。因作绝句四章以志留别,即呈列翁吟政。^⑧

《叻报》旧体诗与新闻并列而不设栏名的情形一直持续到1901年9月才结束。此后就出现“诗章摘录”、“诗稿照登”这类小栏位,仍然与新闻并列。1907年1月16日,“叻报附张”出版,旧体诗归入其中,设栏名“诗歌”、“文苑”、“来稿”等,但已经不与新闻并列。从1916年1月开始,旧体诗就统摄于固定的栏位“文苑”中。1921年9月9日,《叻报》总编辑叶季允逝世,次年4月1日,由《中华总商会月报》总编辑周君南兼任。4月17日,“叻报附张”改名为“文艺栏”,其中的旧体诗不再以“文苑”统称,而以诗题排列。1923年5月31日,“文艺栏”又改名为“叻报俱乐部”,内设“诗界”,刊登旧体诗。1926年8月4日,“叻报俱乐部”调整版位,“诗界”照旧,另设邱菽园专栏“诗话”,但为时不久。

1928年12月20日,“椰林”创刊,取代“叻报俱乐部”,旧体诗转移到这块新园地。然而,1929年6月17日,“椰林”在陈炼青主编之下进行革新,推出改革号,旧体诗几乎绝迹。1930年2月19日,“闲暇”又取代“椰林”,旧体诗的气势至此已经十分薄弱,一直拖延到1932年3月31日《叻报》停刊。必须一提的是,在1929年5月至10月之间,有两种附有旧体诗的刊物借助《叻报》版位刊行。一是“华中校友会刊”,约出了25期;另一种是悲观主编,丹絨巴葛普陀寺觉灯半月刊社出版的“觉灯”,

只出一期。

(2)《星报》

《星报》创刊于1890年2月14日。同年三月中旬刊登旧体诗,设栏名“诗稿附登”、“诗章附录”、“诗章就正”,或直接以诗题代栏名,与新闻并列。邱菽园与《星报》的关系密切,他的作品屡见报上。这时候他还没有创办《天南新报》,所以他所创立的文社“丽泽社”的榜题、发榜等消息,都由这份报纸发表。《星报》保存了不少“图南社”与“会吟社”的作品。此外,邱菽园《菽园赘谈》尚未成书时,各篇就在这里发表过。他还有一个小专栏“戴樊琐语”,专刊论诗文章。1898年8月,《星报》停刊。

(3)《槟城新报》

《槟城新报》成立于1895年8月8日,结束于1941年9月30日。第一次刊登的旧体诗是何渔古的《四老吟》,时间是1896年3月12日。诗有栏名,称“诗章附录”,与新闻并列。此后栏名有“来诗照刊”、“诗界新潮”等,或干脆不设栏名。

1905年8月4日,《槟城新报》副刊“益智录”诞生,内设许多栏位,如游戏文章、告白、杂文、瀛海琐闻、谐谈、笑林、文件、丛谈、词苑等,内容芜杂。其中的“词苑”就是刊登旧体诗的栏位。但是过了不久,“词苑”改称“诗界”;又不久改称“词章”。最后连“益智录”也取消了。1914年8月26日,“词章”改为“文苑”,1929年4月17日,因为《槟城新报》进行改良而取消了“文苑”。旧体诗一时失去了园地,后来一部分才转移到油炸鬼主编的“关仔角”,并从第48期开始刊登。经过这场变动,旧体诗的踪迹时隐时现,成了报纸副刊的点缀品。1931年9月15日,“关仔角”改由实夫主编,旧体诗便绝迹了。1933年4月5日,“轮”取代了“关仔角”,内容以新文学作品为主,旧体诗仅登过三五首,称得上是凤毛麟角了。

但是,从1931年1月21日开始,《槟城新报》出现一个空前绝后的诗词刊物——“诗词专号”。这个专号取代了原先的“文苑”并加以扩大,成为全版专刊旧诗词的园地。在马华新兴文学运动的尾声阶段,“诗词专号”脱颖而出,的确不是偶然的事情。“诗词专号”的主编是曾梦笔,他从创刊开始到1936年9月8日,总共编了337期。由于其中有两期原版重刊,所以实际上是335期。这个专号在六年之内囊括了北马与中马的大部分作品,甚至还刊登不少南马(包括新加坡)和中国诗人的作品。

1935年9月30日,一个娱乐性的版位“无线电台”创刊。曾梦笔在其中连载他的“耐菴诗集”,总共刊载了103期,一直到1936年3月2日版位突然停刊而中断。“无线电台”也刊登其他诗人的作品。

1935年5月11日,《槟城新报》增设一个趣味性园地,称为“一九三五”,这个园地没有旧体诗。同年10月25日,报纸分为早版和晚版两种。晚版设有“大千世界”,承接“一九三五”的趣味性;而“一九三五”在12月27日改为“新园地”,专刊新文学作品。“大千世界”的旧体诗原先无甚可观,然而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所刊载的槟城与中国诗人的作品,内容大多数与抗日有关。1941年2月19日,“大千世界”改称“东方花园”,吟咏如故。同年9月30日,因战火濒临,《槟城新报》停刊。

(4)《天南新报》

创刊于1898年5月28日的《天南新报》是邱菽园独资经营的。这位酷爱作诗的“星洲寓公”,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了大量诗作,也替别人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作品。

《天南新报》的旧体诗也是与新闻或其他文体并列,另设栏名以资分别。栏名众多,如“外人来稿”,“来稿照登”、“来稿照刊”、“来诗类录”、“外人来诗”、“杂著附刊”、“词人妙翰”等,很不